

陶纯 走进三军仪仗队

本报记者 何玉新

对话陶纯

少年时爱听说话人谈古
自己也在脑子里编故事

记者:您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?

陶纯:我的家乡在山东省东阿县陈店村,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。我家离曹植的墓园只有10公里,离程咬金的故乡斑鸠店大约30公里,离武松打虎的景阳冈、武松杀西门庆的狮子楼也不过三四十公里。我小的时候物质生活匮乏,但精神生活并不差,经常有走街串巷的说书人光顾,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听说话人谈古,自己也常在脑子里编故事。十几岁时,我得到一本卷了边、没了封面的书,一口气读完,被故事深深吸引。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长篇小说《敌后武工队》。这本书像是文学的种子植入我心中,为我树立了信念——只有走出乡村,才能看到更多的小说。1980年,我16岁,参加高考,被一所航空学校录取,学地勤专业。在学校就不愁没书看了,我每天都在读小说,决心当作家。毕业后分配到部队,我开始动笔写作,写了四五十万字的小小说,但没有一篇能发表。正要打退堂鼓,突然接到四川《青年作家》杂志的用稿通知,激动得我差点儿晕过去。我又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(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)文学系,29岁毕业,回到驻山东的老部队,进入专业创作室,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。

记者:您曾有一段时间不再写小说,改写剧本,但最终还是回归了小说创作,能否谈谈这其中的故事?

陶纯:我从事创作三十多年,一直诚实低调地写作。有一段时间,我不想再写令自己失望的作品,不想重复自己,因此中断了小说创作,开始写影视剧。但是我发现,自己终究还是无法放弃对小说的追求。2015年,我写完长篇小说《一座营盘》之后,我对自己说,如果大家认可我的小说,我就继续写,如果不认可,我再去写剧本。2016年年初,人民文学出版社为《一座营盘》举办了一次研讨会,与会专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记得评论家雷达先生说过,这小小的营盘是一部大历史。汪守德先生说,这部小说可能是孤立的,没有先驱,也没有后来者。从那以后,我没有离开小说创作,一直在这条路上跋涉。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浪漫沧桑》,又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二十多部短篇小说,直到最近出版的这部《仪仗兵》。

记者:您如何看待写作这件事?

陶纯: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,写作凭借的是耐力和耐心。诗人、音乐家抒写自己的情感,不一定需要丰富的经历与深刻的观察,少年成名会相对容易一些。而小说家则不同,通常都需要具有丰富的阅历与长时间的思考,才有可能写出惊人之作。

记者:写作之余您有其他爱好吗?

陶纯:以前,除了读书写作,我几乎没有任何爱好。直到2010年,我搬了家,家门口有一座小公园,有一片湖,很幽静。一天早晨我心血来潮,沿着湖边跑了几圈,感觉很好,从此喜欢上跑步。只要天气不太差,每天早晨我都会到公园里慢跑四五公里。另外,我清闲时喜欢下厨,厨艺马马虎虎。做饭,好吃是硬道理。由此我想到,写小说,好读耐读是硬道理。

(图片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提供)



近日,“比钢枪还要硬的意志——陶纯长篇小说《仪仗兵》研讨会”在北京举行。《仪仗兵》由山东文艺出版社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,是军旅作家陶纯深入三军仪仗队,扎根营盘数月,并构思多年创作的热血力作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是一张中国名片,给世人留下了完美的印象。这部小说以仪仗兵李振杰的成长为主线,以卢天祥、耿长明、吴青江等仪仗兵的人物形象为肌理,以仪仗兵的日常生活、训练任务和情感起伏为血肉,刻画了仪仗兵永不服输、永远争第一的进取精神,书写出了仪仗兵的成长历程和精神品格。

历时两个月扎根仪仗兵军营
感受青春的激情、军人的力量

2016年春天,陶纯得到了一个走进三军仪仗队的机会。他回忆当时激动的心情:“我虽然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年军龄的老兵,比当时仪仗队里面任何人的资历都老,但我却像一个新兵一样,怀着异样的心情,别样的感觉,有点儿战战兢兢,不知所措地驻扎进了北京西四环外那座神秘的军营。”

前前后后大约两个月,陶纯每天和仪仗兵接触,看资料、做采访,在同一个食堂就餐。正课时间,士兵们在操场上挥汗如雨,他经常驻足场外,近距离感受他们整齐划一的动作。每天傍晚和早晨,陶纯都要围着操场散步,耳边回荡着歌声、口令声、脚步声、军号声,内心涌动着青春的激情、军人的力量。“训练场上,他们千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——正步走,向右看。也许单调、枯燥,但这个动作发出的排山倒海般的气势,让无数中国人热血沸腾。我感觉自己成了仪仗队的一员,虽然不可能入列,但与他们却是心相印、血脉相通的。”

陶纯从军多年,但之前他对仪仗兵的了解仅限于在《新闻联播》中看到的,天安门广场外事活动时那几秒钟的完美亮相,以及若干年一次大阅兵的精彩时刻。有了这段军营经历,他已成为全军乃至全国作家家里最了解仪仗兵的人。他感慨道:“如果说解放军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大书,那么三军仪仗队就是这部大书的精美扉页。在这张扉页上,镌刻着共和国的风采和中华民族的尊严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仪仗队与国家、军队一同成长,见证了共和国一个又一个光辉的历史时刻。”

仪仗兵是仪仗队的魂,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代表国家的尊严,容不得有丝毫闪失,必须达到“走百米不差毫厘,迈百步不差分秒”的标准。他们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离不开无数次的刻苦训练,饱含着数不清的辛勤汗水。在外界看来,仪仗兵是一个光鲜亮丽的群体,但实际上他们经受了强度极高的训练,其强度是对人类身体和意志极限的历练和挑战。他们是中国军队里最美的士兵,彰显着永不服输的精神和斗志。

在三军仪仗队体验生活的日子,每一天都令陶纯感动。大队先后几次组织座谈会,

为他提供素材,他也采访了李本涛、韩捷等数十位优秀的仪仗官兵。“这些仪仗兵在我眼里都是孩子,他们中多数人比我女儿的年龄还小。可是,他们吃过的苦,受过的累,绝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”几十年来身在军营,陶纯曾无数次上高山、下海岛,赴边疆、走基层,但他很少在一支部队待这么久,下沉得这么深,对士兵们了解得这么多。“这是我三十多年军旅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,当时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他们的作品,否则良心不安。”

从中篇扩展成长篇
讲仪仗兵最独特的故事

当陶纯开始着手创作这部小说时,却发现这个题材很难驾驭。“仪仗队的历史很长,延安时期就有了雏形,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小说,要从哪里切入呢?另外也是因为没有人逼我写,我也就一拖再拖。”直到2022年春天,他终于静下心来构思这部小说,明确了从1997年香港回归写起。

“小说开头,香港回归仪式上,中国仪仗兵精彩亮相,在主人公李振杰心中播下了当一名仪仗兵的种子。我写到了1999年世纪大阅兵、200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、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等多次大阅兵,在每一个历史节点,中国仪仗队都向世界展示了波澜壮阔、精彩绝伦的激情时刻。2014年,仪仗队首批女兵华丽亮相,军营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再加上一批批仪仗兵的成长与奋进,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体框架。”陶纯说。

思路确定后,陶纯写作进度很快,一个多月内便完成了六七万字,投给了湖南的《芙蓉》杂志。该杂志很重视这部小说,很快以头条发表,杂志责编后来告诉陶纯,他读稿时几次落泪。殊不知,写作过程中,陶纯自己也是几度潸然泪下——这样的经历他自己以前也很少有。同时他也觉得没写好:“我既感觉写得荡气回肠,又觉得力气没够用,遗漏了不少好素材,好故事,留下了很多遗憾。”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发现了这部作品,他认为这样的好题材只写成中篇有些可惜,与陶纯联系,建议他把这篇中篇小说扩展成一部有分量的长篇,把仪仗兵最独特的故事展现出来。

陶纯感觉难度很大。“就这个题材而言,说实话,它可能更适合写成报告文学,不太容易用小说来表达,要是好写,我也不愿拖六年才动笔。”之前他曾和一些文学界的朋友提起这个作品,听者都摇头,说仪仗兵不就是踢正步吗?生活单调,甚至有些机械化,还不能有负能量的东西,你怎么才能写得引人入胜?但陶纯总觉得不甘心,在韩敬群等人的鼓励下,他终于下决心将其扩展成长篇,“无论多么困难,我都要把这个小说写出来。”

陶纯想起歌德说过的一句话——在限制中才显出大师的本领,只有规律才能给我们自由。这句话给了他很大启发:“写这样一部小说,难免会束手束脚,但我觉得,找准发力点,就可以自由发挥。它肯定是正能量的作品,这



陶纯

山东省东阿县人,军旅作家。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,曾两次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一座营盘》《浪漫沧桑》《仪仗兵》等。

与题材肩负的使命有关,它有“揭秘”的功能,但其实以前读者不了解不是因为保密需要,而是没有人去把它写出来。最大的问题不是怎样把握度,而是怎样把那些真实的素材小说化。如果被读者认为不过是在堆砌素材,像报告文学,那这部小说就失败了。”

陶纯重新构思布局,投入创作。在这期间,军队作家、他的老战友余之言也提出建议:“要写好仪仗兵,就不能只展现他们的仪表、脸面,而要展现其内在的精神气质,把这支部队的传统作风、基因挖掘出来,把历史和现实融合起来,写出人生哲理,写出军人血性,写出兄弟情、战友情。”

呈现大量军营里的细节
让人物变得更加立体

写作《仪仗兵》的过程中,陶纯常常想起一部影响很大的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。他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:《士兵突击》如泥土般厚实、坚韧,士兵脸上是泥垢和油彩,各种武器火力全开,让人觉得酷、激烈;仪仗兵不能是苦哈哈、脏兮兮的,礼服一穿,阅兵场上一站,那眼神,那整齐划一的动作,传达的是中国士兵最具画面感的精气神,是汗水浇灌出的浪漫、凝重、血性、担当、辉煌。《士兵突击》的主题是“不抛弃不放弃”,是对弱者的拯救;仪仗兵的主题则是“永不服输、永远争第一”,是对强者的赞美。

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是“成长”。主人公李振杰本来是一个不太听话、学习成绩也不怎么好的孩子,当兵是他最好的出路,遇到班长耿长明,因为身材高大健壮,他有幸被选入三军仪仗队,终于慢慢成长为一个有主见、有能力、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,成为仪仗队的代表性人物。同时,小说中也写到了仪仗队这个群体的成长。

战友情,也是军队题材作品中最感人的部分,不仅是互相关照的俗念,更支撑起一种生命的力量,这种力量最终达成意志,成为信仰。陶纯强化了情感描写,在他笔下,整个仪仗兵群体不仅有了故事,更凝聚成一种精神气质。战友之间也有竞争,但在竞争中又相互激励,结下友谊。争是一种精神,让是一种胸怀。

把自己的人事关系正式转到二十五中。要知道在局机关他是公务员,到二十五中就转成了事业编制,收入会下降。有人劝他别冲动,但是他说:“这样我省心,大家也安心。”

靠着这种不计报酬、甘愿付出、锲而不舍、驰而不息的精神埋头苦干,二十五中先后获得了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、南开区师德风范校、天津市青少年科学素质教育先进学校等多项荣誉称号。教职员工看在眼里,学生家长记在心头。

设立创意工坊
培养学生的创造力

二十五中建校于1952年,原校舍破旧不堪,2018年被列入南开区民心工程进行提升改造,推倒重建。李忠益带领全体教职员工与高中生暂时搬到青年路初中校区(原二十九中校址)。他拍板将校领导及后勤人员的办公室安排在条件较为简陋的阁楼了,而将最好的教室和办公场所留给了学生和一线教师。2021年9月,新校区竣工投入使用,亮丽的5G校园、配备有纳米智能黑板的教室、先进的理化生实验室、温馨的心理咨询室以及职业生涯规划中心、体育场馆、图书馆、综合活动中心等一批基础设施,都为教学创造了便利条件。

在采访李忠益的过程中,笔者总是能听到若隐若现的音乐声传来,李忠益笑着说,这是我们的创意工坊传出来的音乐。创意工坊是二十五中在新校区的硬件基础上打造的亮点之一,包括艺术创新实践区、科技创新实践区、数字化体验活动中心等。艺术创新实践区在继承中华优秀传

统文化的基础上,结合先进的美术教育理念,通过剪纸艺术、陶艺雕塑、创意木工、旧物改造、绘画与材料等多方面的教学内容,丰富了学生的审美活动体验,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、创造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。在创意工坊,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、自主探究、自主创作,实现了从知识学习到技能掌握,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新的深刻转变。

此外,学校还为学生提供了走出校园、开阔眼界的机会。李忠益带头,校领导班子成员全员上阵,并号召全体教职员工参与,每个人都利用自己熟悉的渠道去联系、对接,为学生们寻找研学单位。二十五中的师生们走进了大学实验室,走进了民营企业 and 高新技术企业,不仅增长了见识,也对自己未来的目标有了更清晰的认知。学校将硬件设施建设与软件管理深度融合,将智慧教育在学生信息技术素养提升、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发展、学校智慧场景应用与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,将技术的变革发展与育人目标的达成深度融合,实现了智慧教育学校特色发展的新样态。

以网络平台创新教育
让毕业更有仪式感

“第三空间”是美国社会学家雷·欧登伯格提出的概念,意为在居住空间、工作空间之外,引入一个放松、交际、思考的场所。二十五中将第三空间概念引入校园,在教室外走廊处构建了一个包括自由交流、无拘束学习、休闲放松、师生互动、人际交往等多个功能的共享空间。在这里,学生们可以得到休息与放松,并让学习在无声中进行。“云桥”学习社区也在这一理念基

讲述

构建场景与网络平台,让学习无拘束轻松自由 把“第三空间”引入校园

文 狄青

采访李忠益,一开始差点儿认错人。一个身材匀称、英姿勃发、身高足有1.85米的小伙子过来迎接我,将我带进一间虽略显局促但又干净整洁的办公室。让座、倒茶,寒暄过后,我却还在朝办公室门口张望。直到他在办公桌后面的那张椅子上坐定,我才意识到,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是我要采访的对象——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李忠益。

他笑着对我说,自己已经43岁了,身材保持得看上去还算不错,主要有赖于每天坚持锻炼。好像怕我不相信似的,他从抽屉里找出一张照片:“您可以看一下,这是我刚来二十五中时的样子,那时候多胖,是不是比现在看着还显老?”没想到,我们之间的交流竟是在这样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展开的。

想在工作中干出成绩
先要下决心从我做起

李忠益并非教师出身,他毕业后进入南开区教育局机关,并因出色的工作业绩成为局机关最年轻的中层干部之一。当初局党委决定将身为



李忠益(左)与学生们
(受访者供图)

中教科长的他派往六十六中挂职,固然有“救火”的性质,但更看中了他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办事沉稳、思路敏捷的作风以及年轻人特有的魄力和闯劲儿。彼时的六十六中是远近闻名的薄弱校,李忠益回忆:“那时我只有一个想法,既然学校已经退无可退了,接下来就是触底反弹,就看我们怎么干了!”他理头带领教职员工一起干,一年零八个月过后,六十六中焕然一新,不仅以美术专长进入到特色校行列,更被表彰为全国德育先进实验学校、优质教育优秀学校、南开区德育示范校。

2014年,李忠益调到二十五中。作为老牌市级重点校,这里的教职员工普遍能力较强,学生思想更为活

跃,要想在工作上有说服力和凝聚力,埋头苦干是一方面,还要处处从我做起。怎么做?那就得先从改变自己的形象开始。那年李忠益34岁,身高1.85米,体重123公斤,多走几步路都气喘吁吁,上下楼也吃力。甚至有调皮的学生在背后偷偷笑话他。李忠益暗下决心,一定要改变自身形象,让全校师生看到一个全新的李忠益!他每天坚持游泳、骑车、快走,改变饮食习惯,半年过后,体重下降到80公斤,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。学生们都说:“学习难,干什么不难?看看咱们李书记,人家是怎么努力的,人家又是如何自律的!”

细心的师生发现,李忠益每天到校特别早,离校又特别晚,晚饭都是在办公室点外卖。他走遍学校的每个角落,不仅跟教师们聊天、跟工友、保安也一样耐心交流。抓住国家对普通高中进行综合改革的契机,他向二十五中的老领导、老教师们求教,用了三年时间,二十五中的教学质量突飞猛进,德智体美劳同步发展。

然而,有一种说法也随之而来,那就是说李忠益在二十五中只是“镀金”,不一定哪天就调回局机关了。类似的流言灌满了李忠益的耳朵。他去找南开区教育局的领导,提出要